



群集的歲月嵐

當然，再回首許多事已經是不可能了，都變成了故事，此刻靜坐書桌前，一場傾盆大雨讓眼前剩下的是一個清涼的夜晚，很適合回憶，想找個什麼人來聽我說，說說那些故事。哦！這張照片是老馬領著還是新鮮人的我們到后里烤肉，回途時在后里車站照的。每個人稚氣未脫的模樣直叫人歡喜，瞧！那群男生還頂著剛從成功嶺下來的平頭，有著些兒土味，那像現在……。第一次政見發表會是為競選二上班級幹部舉辦的，隨後再改良的無記名投票、內閣制度，每位班代候選人精心製作海報，發表慷慨激昂的政見，盡所能的表露自己的心聲、抱負、理想，台下掌聲彼起彼落，熱烈氣氛不亞於民意代表們的政見發表會，他們的絕招不一可是盼望却一致：願藥二十二團結，願藥二十二進步。一個班級的學藝股往往擔負普渡衆生的神聖使命，同學們學業的 up 或

down，他們扮演決定性的角色，四年下來幾乎人人都品嚐過深夜趕稿的滋味，哦！對了！二年級的時候我們還舉辦過演講比賽，有人似懂非懂的談針灸，有人說心絞痛，有隨談，仔細的分析班上同學上課情緒之三種型態，前排最接近教授如上家教班收穫最多，後座吱吱喳喳、自我遨遊、其樂融融，最可憐夾在中間的人被前面擋著，又得費力抵抗後面的干攬，上課情緒最低落；更有人談製造肥皂，就是那聞名的隆隆香皂嘛！！也有文藝探討，狂妄的說起弘一大師與蘇東坡，是呀！我們原是豪氣干雲的鮮衣怒馬少年劍客，不識風塵世事却激刺著無限的氣勢，曾大聲喊到：山，你到我的面前來。

你有沒有去看那年院慶？藥二十二有精彩的演出呢？在響徹天際的鞭炮聲中，水牛賣力的揮舞龍頭（紙糊的），緊隨著大媽的龍珠（塑膠的），一群也算龍

身的龍的傳人，鼓動著移行著，天上飄下雨絲把我們的笑聲、嘶喊聲鎖得更靠近，一切道具雖顯得克難却不單調，看著同伴們的表情震得每顆心沸騰般。你見過藍色的月亮嗎？那年我們都還是畫月的小孩，為探索那探索不及的星辰而哭泣，為忍受那不能忍受的痛苦而抱怨，就像那貪心的孩子，想把所有的童話、仙境擁入懷裏，喜歡一切的大團圓，然而長大了，我們才知道，真實的人生中，有太多該有個結局却沒有的故事，好多的美麗總帶著一個叫人心裏難以承受的淒涼，和你一樣我們仍一直不明白，真正要的是什麼？學位？金錢？愛情？友情？只知道，來臨的一些事常常不經過我們理想方式，只知道和造物者討價還價，祈求祂不要再奪走我們心愛的東西，也許我們真該留在自己的家鄉寸步不離，過一種安定、平凡、被保護的生活，可是我們九十三個來自

四方的探險英雄，却選擇另一塊土地，開展自己的世界，奇蹟式的相聚，一聚便是四、五個年頭，或許今天你看我變了，我看你不是你，但是這並不重要，要緊的是，我們已知道那一顆不知天高地厚的心磨鍊得更堅強，在歲月中，我們並沒有倒下，依然信心十足的尋求——成長是那樣的艰辛，理想的生活是那樣的不容易，但是我們仍然在找。

× × × × ×

這一張呀！是三年級阿善辦的班內辯論比賽，題目？哦！是「男女雙方戀愛應把對方視為結婚對象。」男生為正辯由於他們個個皆是悍將，什麼阿斌仔、劉大辯論家啦，一開始即大展其三寸不爛之舌、勢如破竹，攻得女生大亂陣腳，心服口不服。你上過生化了沒？想當年我們上生化時屏氣凝神的認真氣氛，真不是蓋的，據說老師是得了教書狂症候群，那年流行佔位置，那年我

們第一次踏入藥學領域，藏著一顆浮浮沈沈的心，希奇、驚訝、頑皮的想弄明白一切，却帶著什麼也看不懂也看不到的惶恐與疑惑。莫名其妙的跌入繁忙的四年級，面對相繼發來的講義，每個星期五份實驗報告，每天結結實實的八堂課，同時也面臨未來前途抉擇的舉棋不定，所幸上蒼的憐憫賜予我們無比的忍耐力和超人皆背書能力，孤軍奮鬥也好，或是伙伴們相互激勵，我們還是走過日復一日同樣步調的苦悶生活，照樣吞下不知其量的知識，日子雖難熬，但你仍然可見一向喜歡聚一堆，發表他們熱血的見解，對國事關心的評論，講述某個政治人物的事蹟，每每至忘我的境界，他們沒有個個是大文豪

，也不會個個是名人，可是當他們在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、做人道理或述及自己得意故事的當兒，他們都是最真實的演說家，日子雖是難熬，却造就許多舞林高

手及網壇、羽球好手，更有不少溜冰新秀。

× × × × ×

過了這麼些年了，我應該不必告訴你海與海之間的距離，這山與那山為什麼沈默不語？人生的輸贏在那裏？分離後的重逢是何時？可是我們才行在人生的開端呢？我們是豐足的，因為愛，痛苦變得容易忍受，災難變得容易承擔，眼淚變得容易化解，難道我們會在汲汲皇皇的營求中或刻意的計較得失裏得到滿足嗎？回首前塵，再看以前。當然那些歲月沒有一秒可以抹去的，舊日總令人懷念，小毛中醫特考過了沒？小咪的鋼琴演奏會是否成功？阿美結婚了吧？小牛是不是在研究所？

是三姑六婆的粗俗，可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也是如此貼切的關懷嗎？你要用什麼取代？